



安第斯山上的神鹰

—— 诺贝尔奖与魔幻现实主义

段若川 著

DUAN RUO CHUAN
ZHU



ANDISISHAN SHANG DE SHENYING
NUOBEIER JIANG YU MOHUAN XIANSHI ZHUYI

武汉出版社



安第斯山上的神鹰

—— 诺贝尔奖与魔幻现实主义

段若川 著

DUAN RUO CHUAN
ZHU

ANDISISHAN SHANG DE SHENYING
NUOBEIER JIANG YU MOHUAN XIANSHI ZHUYI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第斯山上的神鹰:诺贝尔奖与魔幻现实主义/段若川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2

(诺贝尔奖史话丛书/杨建邺主编)

ISBN 7-5430-2159-5

I. 安… II. 段… III. ①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文学研究
-拉丁美洲②诺贝尔文学奖金-文学家-生平事迹-世界
IV. I73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7473 号

安第斯山上的神鹰:诺贝尔奖与魔幻现实主义

著作责任:段若川

责任编辑:周雁翎 明廷雄 郭廷军

封面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 编:430014

电 话:(027)82839623 82842176

印 刷:湖北省通山县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9.375 字 数:197 千字 插 页:5

版 次: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3000 册

ISBN 7-5430-2159-5/I·323

定 价:1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诺贝尔奖史话丛书

主 编 杨建邺

副 主 编 段若川 郭奕玲 童 鹰

编 委 彭小华 杨建邺 段若川
郭奕玲 童 鹰 陈蓉霞

策 划 彭小华 周雁翎

责任编辑 周雁翎 明廷雄 郭廷军

装帧设计 刘福珊



总 序

诺贝尔奖从 1901 年开始颁发,到今年已有近 100 年的历史。在这 100 年的历史中,诺贝尔奖已经成为人类科学、文学和社会活动事业中最受人们重视的奖励。到 1999 年为止,已有 687 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获奖。

诺贝尔奖授予的基本准则是奖给世界上最杰出的人才。瑞典的诺贝尔基金会每年都要煞费苦心地从全世界各地推荐的大量候选人中,遴选出对人类利益作出最卓越成就的贡献者。

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一般都能够获得这种奖励看作是一生中所能拥有的最高荣誉;而且,每一位诺贝尔奖获奖者,不论社会各界对诺贝尔奖有什么不同的评论,他们从获奖之日开始,就成为备受全世界人民关注的人物。

诺贝尔奖之所以有这么巨大的声誉和威望,不仅仅是因为它有悠久的历史 and 巨额的奖金(每一项学科的奖金现在约为 100 万美元),而且更重要的是,诺贝尔奖金评选委员会始终坚持了诺贝尔本人遗嘱的基本精神:公正、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和文学上的“理想主义倾向”。由于评选委员会能够始终如一、自觉公正地坚持这种最高的评审标准,所以这项奖励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世界性奖励;许多研究机构、院校和国家以能获得诺贝尔奖而引为自豪。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样,获奖者将被视为民族英雄。正因为如此,诺贝尔奖的颁发为全世界科学、技术和文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



效应和活泼的生机。就这一意义来说,诺贝尔奖好比是一架伟大的“永动机”,它持久不衰地激励着世界各国的精英奋勇拼搏,驱动着人类文明的事业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全人类都应该感谢诺贝尔奖给人类带来的美好愿望和伟大进展,更应该感谢而且铭记这项奖励的发起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为了缅怀这位巨人的伟大功勋,为了感谢近 700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人类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组织编写了《诺贝尔奖史话》丛书,希望能够通过这套丛书表达我们对人类未来美好前途的祝愿。我们还希望广大的中国读者能通过这一丛书更好地认识、了解诺贝尔奖,从而树立远大的目标,为祖国事业的进一步腾飞和世界文明的长足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之际,两位华裔学者接连获奖,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令人激奋的消息。

古诗曰:

满眼生机转化钧,
天工人巧日争新。

愿我中华儿女能在 21 世纪大展宏图,让 21 世纪诺贝尔奖获奖史上不断写上我们中国人的名字!

杨建邺

1999 年 12 月



前言

1896年,瑞典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与世长辞。但是,他的名字并没有随之而消失,而是越来越广泛地流传于世,因为以诺贝尔命名的奖项的颁发成为每年众人瞩目的世界大事。

在讲西班牙语的国家中,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迄今为止有10位。他们是:西班牙戏剧家埃切加赖(José Echegaray, 1832—1916),他于1904年获奖;西班牙戏剧家马丁内斯(Jacinto Benavente Martínez, 1866—1954),他于1922年获奖;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 1889—1957),她于1945年获奖;西班牙诗人希门内斯(Juan Ramón Jiménez, 1881—1958),他于1956年获奖;危地马拉诗人、小说家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Ángel Asturias, 1899—1974),他于1967年获奖;智利诗人聂鲁达(Pablo Neruda, 1904—1973),他于1971年获奖;西班牙诗人阿莱克桑德雷(Vicente Aleixandre y Merlo, 1898—1984),他于1977年获奖;哥伦比亚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28—),他于1982年获奖;西班牙小说家塞拉(Camilo José Cela, 1916—),他于1989年获奖;墨西哥诗人兼散文家帕斯(Octavio Paz, 1914—1998),他于1990年获奖。

在这10位获奖者中,有一些确实是出类拔萃的,他们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对西语国家有很广泛很深刻的影响,对世界文坛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有的获奖者就不见得是最优秀的作家。比如,引起人们议论纷纷



的是 1904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西班牙戏剧家埃切加赖,他才智平平,名字在西班牙已很少有人提及,反倒在我们中国还有出版社在一视同仁地出版他的选集,慷慨地赠与他溢美之词。因为我们习惯于大而全,讲究的是成龙配套,一个不漏。另一位西班牙戏剧家马丁内斯,是 192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水平显然比埃切加赖要高,但也不算上是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剧作家。1989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西班牙小说家塞拉,只要拿他的作品与 1982 年获此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相比(当然,文学作品本也不大好比),人们立刻会觉得,无论从哪方面看,它们都不属于同一个档次。西班牙 5 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的两位诗人,胡安·拉蒙·希门内斯与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倒确实是很有影响的诗人。前者是纯诗派的代表,后者是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典型。然而,西班牙当代最了不起的诗人是加西亚·洛尔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 1898—1936),为庆祝他的百年诞辰,在他的祖国,人们为他举办全国性的各种纪念活动;我国也为他举行过一系列纪念活动。他本应是当之无愧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可惜他英年早逝,1936 年被长枪党的法西斯分子枪杀在他的故乡——格拉纳达的富恩特瓦盖罗。

拉丁美洲有 5 位讲西班牙语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还有一位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他的祖国虽然地处拉丁美洲,但他是用英语写作,我们暂不提及。这 5 位获奖者倒是都配得上这份奖项,各自有其特点,具有较大的影响,可以说各领一代风骚。他们没有一个不是名符其实的得奖者。这里有一个不言自



明的原因：虽然诺贝尔先生在设立这些奖项的时候希望做到公正，不要带有任何政治因素，不受任何国家干预，不受任何机构团体的压力，不受任何意识形态以及感情好恶的影响，但实际上每次评奖都难以避免上述诸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评奖的最初年代。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欧洲中心论。几十年来，除 1913 年印度作家泰戈尔获奖外，所有的获奖者不是欧洲人就是美国人。这种以欧美为中心的倾向，直到今天仍不能说已得到完全克服。因此，当评委们的目光停留在欧洲时，只能“矮子里拔将军”，评出了像埃切加赖那样平庸的剧作家，而拉丁美洲的作家若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难得多。那是经过反复筛选，克服重重难关之后，他们才达到辉煌的。所以，从总体来说，这些获奖者都有较强的竞争力，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大师。1945 年，抒情诗女王、智利的米斯特拉尔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她正是西班牙语国家 10 位得主中的唯一女性。但是，她也心知肚明，在她成功的背后有智利总统和智利政府做后盾，有全拉丁美洲的支持。她还很清楚，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也不乏优秀作家，比如墨西哥、阿根廷。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是拉丁美洲的大国和强国。如果把奖评给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作家，都会引起另一个国家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折中的结果就是选中了智利，这个“世界的犄角”，一个不被人们注意的小国。她得到了包括巴西——一个讲葡萄牙语的国家——在内的全拉丁美洲的支持，成为原本就休戚相关的全拉美人民的骄傲。另外两位诗人也是蜚声全世界的名家。智利诗人聂鲁达早年以爱情诗崛起，他也是超现实主义派的代表诗人，后来投入到反法西斯的



正义事业。他的诗充满战斗的激情。他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拉美诗人。1998年去世的墨西哥诗人兼散文家帕斯,是一个有独到见解的作家,从不屈服于任何方面的压力。他的诗歌富有哲理,他的散文文笔犀利。他致力于探索墨西哥的真实身份,批评在墨西哥人的行为举止中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

正是由于这些诗人以及其他许多拉丁美洲诗人的杰出成就,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认为“拉丁美洲没有小说”,即诗歌的光辉掩盖了小说的成就。但拉丁美洲终于出现了自己的优秀小说家,他们改变了拉丁美洲小说的面貌,使评论界有人欢呼,20世纪是拉美文学的世纪。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斯图里亚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是拉丁美洲小说家的优秀代表。对于他们的成就人们有目共睹,他们得奖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但是,即便在拉丁美洲,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选择也不能说做到了绝对公平,不带遗憾。比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他是阿根廷人,既是一位富有哲理的诗人,又是一位幻想小说家。他的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短篇小说,都极大地启迪了几代拉丁美洲作家,因此被人们尊为大师,“作家们的作家”。多少年来,人们都猜测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非博尔赫斯莫属。然而,这一天终于没有等来。老作家临终前几年对此事还念念不忘。他幽幽地说,他们不把此奖评给老年人。

然而,获得此奖的两位小说家,危地马拉的米·安·阿斯图里亚斯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们两个确是世界级的作家。说凑巧也不是凑巧,这两位作家都



可以算做魔幻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阿斯图里亚斯被尊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他以一部《总统先生》和一部《玉米人》为拉丁美洲小说赢来第一份诺贝尔文学奖。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一部《百年孤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给拉美“文学爆炸”运动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为拉丁美洲小说赢来了世界范围的声誉。也是魔幻现实主义的高亢而强烈的声音,引来全世界读者对拉丁美洲人民的命运的关心。是那些作品使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那一块神奇的土地,是诺贝尔文学奖给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扩大了影响,而魔幻现实主义又给诺贝尔文学奖增添了光彩。

但是,对于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人、其作品以及他们所属的这一流派——魔幻现实主义,我们中国读者之中的绝大多数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很有必要著一本书,把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流派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这就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国拉丁美洲文学研究的历史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正十分“投入”地搞“文化大革命”,导致政治、经济出现危机,文化几乎被消灭殆尽。与此同时,在那遥远的拉丁美洲大陆的文学界,正经历着一场重大事件——拉丁美洲小说的“文学爆炸”。十年浩劫终于过去,噩梦醒来是早晨,我们发现,拉丁美洲小说,这昔日的灰姑娘,已经出落成一个令人羡慕的公主了。

1979年,全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成立,组织和团结了一大批西班牙、葡萄牙语工作者,把介绍与评论拉丁美洲文学作品列入工作日程。与此同时,云南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文出版社、黑龙



江人民出版社、北岳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等具有远见卓识的出版家们，纷纷把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作品当作大事来抓，这就为我们的工作创造了物质条件。

回想当初，与国内俄苏文学及欧美文学翻译界的高手们相比，我们只能以“后生”自居，甘拜下风，想出一本书太困难了。曾有人认为，拉丁美洲没有什么文学，让搞欧美、俄苏文学的人捎带研究一下就行了。这种冷言冷语是一种极大的偏见，使我们感到莫大的悲哀，但也激发了同仁们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的決心。

多亏了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我们中国学者能走出国门，直接接触到世界文学那姹紫嫣红的百花园，发现那里有许多美丽的香花，值得我们欣赏和借鉴。另一方面，许多外国友人来到中国旅游、访问或讲学，给我们带来世界文坛的最新信息。于是我们吃惊地发现，这些来自北美、欧洲的作家、教授，他们言必称拉美文学，常常把博尔赫斯、科塔萨尔、富恩特斯、鲁尔福（Juan Rulfo，1918—1986）、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1904—1980）等作家的名字挂在嘴上，随时说出“文学爆炸”、“魔幻现实主义”、“美洲的神奇”等惊世骇俗的新名词。俗话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是他们使我国外国文学界的权威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对美洲那片神奇土地上的朵朵奇葩刮目相看了。

我们这群西班牙语工作者就在这大好形势的鼓舞下，不因自惭形秽而退缩，义无反顾地献身于拉美文学的评介之中。师徒、兄弟、夫妻、父子齐上阵，十几年的时间内，把这个领域闹得轰轰烈烈，辛勤的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全国出版西班牙



语国家文学作品 375 部,年平均 12.5 本。自从全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成立后,每年平均出版 30 种。光是云南人民出版社就已经出版和计划出版 50 余种。就这样,在我国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拉丁美洲文学热。近年来,其势头有增无减,这个学会成了一个极有生命力的学术团体。十几年来,学会成员几乎译完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 1936—)的全部作品。有的作品还出现了不止一个版本,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绿房子》、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富恩特斯的《奥拉》等等。拉丁美洲当代小说的重要作家的主要作品都有中译本。这些作家是米·安·阿斯图里亚斯、阿·卡彭铁尔、乌·彼特里(Jorseluis Borges, 1899—1986)、胡·鲁尔福、卡·富恩特斯、豪·路·博尔赫斯、胡·柯达萨尔、马·贝内特蒂、若·亚马多、何塞·多诺索(José Donoso, 1924—1990)、埃·萨瓦托、费·德尔帕索、曼·普伊格·安·斯卡尔梅达、伊·阿连德(Isabel Allende, 1942—)、劳·埃斯基韦尔(Laura Esquivel, 1950—)……这个名单还可以开得很长、很长。

我们的翻译工作在国内外引起人们的重视。在中国已出现一大群读者,他们主要分布在高等院校文科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特别是一些中文系的学生。一些中青年作家及文艺理论工作者,对拉美文学也很感兴趣。他们阅读拉美小说和诗歌,除了扩大视野,从艺术角度欣赏之外,往往还抱有学习和借鉴其写作技巧的目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些中青年小说家、电影工作者,并不羞于承认这些作品的艺术手法对自己作品的影响。



面对色彩纷呈的拉丁美洲小说,我们的评论工作显得十分微弱,简直是凤毛麟角,杯水车薪,系统的研究就更谈不上。为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与云南人民出版社合作,在正式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图书的《拉丁美洲丛书》中,又推出了《拉美作家谈创作》系列,共10种。其中包括卡·富恩特斯、巴尔加斯·略萨、奥克塔维奥·帕斯、何塞·多诺索、加西亚·马尔克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胡利奥·科塔萨尔、阿莱霍·卡彭铁尔、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和若热·亚马多等10人的文学评论。这些人是我们熟悉的作家,同时又大多是很专业的专栏作家、文学教授、文学评论家。他们以亲身经历和感受,写出的第一手资料,无疑对我们文学研究者是极其珍贵和有益的,填补了我国在外国文学领域中的一大空白。但是,这些书毕竟是拉美作家所写。

关于拉美小说的评论,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作为极其有限,屈指可数。1989年,全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成立10周年之际,选编了一部《世界文学的奇葩——拉丁美洲文学研究》,其中收纳了会员写的论文24篇,都有一定深度。1986年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陈光孚的《魔幻现实主义》由花城出版社出版;1987年复旦大学徐玉明的《拉丁美洲“爆炸文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陈众议的《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入黄河文艺出版社的《20世纪外国文学评论》丛书出版;1993年,陈众议的《南美的辉煌——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收入海南出版社的《世界文学评介丛书》出版;1996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李德恩的《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由译林



出版社出版;1995年,陈众议的《拉美当代小说流派》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除上述几本书(有的还只能称为小册子)之外,由中国学者结集出版的拉丁美洲文学评论集大概就没有了。

面对兴旺发达、辉煌灿烂的拉丁美洲新小说,这几本书显然是不够的,与大量翻译出版小说相比,评论明显跟不上,使“评”与“介”失去平衡。因此,摆在西葡语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另一方面,我们总感到力不从心,因为与国内其他语种的外国文学研究队伍相比,我们除人员少之外,经验也不足,因为我们没几个是专业文学研究者。以本人为例,我是一名外语教师,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外语基础课教学,只是痴心不改地利用业余时间搞外国文学评介。为了不负众望,只能以无比的执著投身于这一工作。感谢国家教委的信任,把列入八五科研项目的《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撰写任务交给我,感谢国家教委国际合作司美大处将我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于1994年派到智利,使我能在半年时间内亲身感受拉丁美洲那神奇大地上的特殊氛围,有幸接触到何塞·多诺索、豪尔赫·爱德华兹、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伊莎贝尔·阿连德、尼卡诺尔·帕拉、阿尔曼多·乌里维、海梅·巴尔蒂维索、阿迦达·格里戈(在写此书期间,她不幸患了癌症,英年早逝)、达里奥·德拉富恩特、克里斯蒂娜·丰塞卡、何塞·路易斯·罗萨斯等小说家、诗人,与他们探讨有关拉丁美洲文学的问题。能与拉丁美洲新小说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交往,亲耳聆听他们的教诲,并蒙他们厚爱赠予作品、资料,使我受益匪浅,也大大有利于本书的写作。让我远隔高山大洋向他们致谢。1996年底和1997年初,何



塞·多诺索夫妇先后辞世，这令我十分悲痛，我为他们哀悼。我更应写好这部已被耽搁得太久的书来答谢他们。

要写好这本书仍有不少困难。说来奇怪，我带点克星味道，想研究点什么的时候，这个东西就躲藏起来，消失了，好像它虚无缥缈，可有可无似的。

若干年前，拉丁美洲小说“走红”，“文学爆炸”喊得震天响，叫人觉得所有的拉美当代小说都属于“文学爆炸”行列，连拉美小说家们也以跻身于这一行列为荣。但是，1991年当我着手研究和翻译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的《文学“爆炸”亲历记》时才弄明白：并非所有的拉丁美洲新小说都属于“文学爆炸”，它只包括1962年到1972年这10年前后的部分拉美小说。“文学爆炸”本身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文学流派，没有相对固定的组织和核心人物，没有固定的活动地点，没有自己的文学阵地——某种报刊或杂志作为传播他们声音的媒体，也没有独特的文学理论和艺术标准。因此有人认为，“文学爆炸”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出版商们根据需要鼓吹出来的。

然而“文学爆炸”就像那风，你看不见它，也摸不着它，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当狂风骤起时，竟能拔树倒屋，给世间留下它的痕迹。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不正是这样吗？拉美“文学爆炸”并不代表拉美小说的全部，只是指在一段不长的时期同步出现的一大批高质量的小说。它的出现引起了轰动效应，各部作品题材、风格、艺术手法都不相同，并不是一种什么新的流派。

现在轮到我着手研究魔幻现实主义时，又发现它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普遍存在于拉美当代小说之中。魔幻现实主义更不是拉美新小说的代名词，只不过是诸多



流派中的一种,或者说只是许多艺术手法中的一种而已。一般地说,可以把小说分为幻想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在现实主义小说中就又包括十几种。一般地说,可以把其中四种视为最重要的,即:社会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1987年陈光孚的《魔幻现实主义》一书中早有介绍。但是近年来看到一些文章,甚至一些工具书还在继续混淆视听。有一本书说:“……于是人们将20年代后拉美出现的新的文学流派统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甚至乱点鸳鸯谱,把博尔赫斯、科塔萨尔拉入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的行列,将何塞·多诺索典型的新巴洛克主义代表作《淫秽的夜鸟》列为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之一。这是孤陋寡闻、无知妄说的典型。

1994年为研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我踏上了美洲大陆,接触到那么多作家,进了那么多大学图书馆和书店,才发现在那里魔幻现实主义的重要性远比不上中国的读者和外国文学研究者心目中的那么大。对于拉美人来说,首先,这是一个已经过时的课题;第二,它只是拉美新小说几大艺术流派之一,其重要性不见得超过其他流派;第三,关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定义、范围、特点等问题,一直持有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以统一,而且到目前尚无一部有权威的、系统论述魔幻现实主义的学术专著在美洲站住脚。

我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困境。但是,这本关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书还是有必要写下去,因为不论如何,在拉美新小说的几大艺术流派中,最具有美洲特色的首推魔幻现实主义。它分布广阔,源远流长。从纵向说,可以追溯到前哥伦布时期古印第安文化传统。从横向说,它